老爱情

□刘早生 文/图

许多年前，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生活的那个叫烟窝的小山村里，闲余饭后，总有人说起水南和竹秀两夫妻的许多故事，说着说着他们就会放声大笑起来，似乎成了村里人平淡生活中最美味的一道佐菜。

水南，按村里的规矩，我应该叫他水南伯，他老婆我得叫竹秀嬷嬷（我们那客家话中伯母的叫法）。奇怪的是他们不住在烟窝的窝里，他们的房子建在东面那座山的山背脚下。山背只他们一户人家，平时村里人到山背劳作累了，就去他家找水喝，或是借火点烟。然后搬条竹椅歇上会儿。屋子门前常年放一条方凳，方凳上放一口木桶，夏天时候木桶里是泡好的茵陈茶，茵陈茶碧绿透亮，清凉解暑。冬天里，木桶外面加了厚厚的稻草包裹着保暖，里面是泡好的热乎乎的盐茶水。人们常年享用着这户人家的好处，似乎并不觉得欠了什么人情。夫妻俩似乎也并没感觉这点好事，村里人需要记挂在心。许多年后，我渐渐明白能给人温暖的人，一定也是内心幸福的人。

夫妻俩女高男矮，水南伯是个很瘦小的男子，但很慈祥。竹秀嬷嬷则像竹子，清雅秀丽，玉立长身。村里人见了总要笑说，这两个怎么看都不般配，怎么就生活在了一起，见怪。但他们自己似乎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，大大方方走在一起。农村许多夫妻一起走路时候总是要拉开一段距离，但他们却并排挨着走在一起，当然也就越发显出山高水低了。

水南伯家里有头老黄牛，他去放牛，竹秀嬷嬷也一起去。水南伯在前面牵牛绳，竹秀嬷嬷呢，就在后面轻轻地扬着柳条赶牛。每次放牛他们都是这样，村里再没有其他夫妻这样了。有时，夫妻俩跟我们一起上山砍柴，砍柴回家了，他们共同挑一担柴，水南伯挑着走一段路，竹秀嬷嬷再挑着走一段路。似乎两个人都怕累了对方，一个还没走多远，另一个就抢着要挑。我们小孩子跟他们走在路上，只是觉得很新鲜，有时看着他们的样子，忍不住要笑出来。

水南伯和竹秀嬷嬷的恩爱故事，在烟窝村不断流传。有一件是我亲眼看到的。那是个种豆的时节，水南伯和竹秀嬷嬷也在田里忙着种豆，突然就落雨了，他们只带了一把伞，于是竹秀嬷嬷就在一旁替水南伯打着伞，水南伯弓着身子照样打窝。水南伯移动一点，竹秀嬷嬷也跟着移动。打好窝，水南伯接过雨伞，替竹秀嬷嬷打伞，她点豆。他们就这样轮换着把豆点完。雨声里，其他种豆的人早已打了伞回家了。

村里人渐渐发现，怎么他们两人面孔和神态越来越像，仿佛是一个人了。许多年后，我离开烟窝，后来听母亲说，水南伯和竹秀嬷嬷是一前一后隔了几天不到，几乎是同时离开了人世。世上的事真是奇怪。

山背他们住的那个屋子已经坍塌，墙土在雨水日头里风化成了一堆烂泥，他们去了哪里呢，不知道。可他们的故事依然在烟窝村人的口里不断地说起。

■图片故事

雪地婚车

□单凤婷 文/图

那年腊月里的一天，是表妹觉得比自己连续两年高考无果更为焦灼的时刻，因为大雪悄然而至，第二天就是她结婚的日子。

傍晚雪花开始纷纷扬扬落下。临近半夜，整个村庄似一座冰山浮在茫茫的雪野里。舅妈和亲朋望着窗外2尺多厚的雪焦虑地叹道：“明天的婚车可怎么进村呢?”

舅舅进屋使劲跺脚下的雪笑道：“大雪终于停了！你们都睡一会吧，明早我自有办法让接我闺女的婚车进村！”

表妹冲出房门，望着漫无边际的雪，心里特别的委屈。她蹙着眉说:“人要是不顺，怎么喝凉水都塞牙呢。”后半夜,在紧张、疲劳、兴奋等复杂的情绪冲撞下，表妹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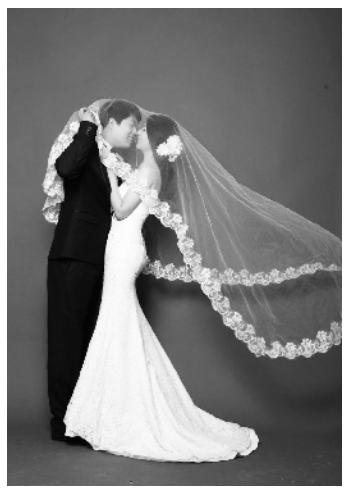
“醒醒，舅舅把给你化妆的同学接来了。”我轻轻推表妹,她一个激灵坐起来，穿衣打扮忙得不亦乐乎。忽地,她又收起笑容，担心新郎的婚车如何驶过6里远的厚厚积雪的村路来接自己。

“你爸联系的两辆铲车都没来，现在正等镇上同学的信儿呢。”舅妈边招待亲友边安慰表妹。化好妆，表妹焦急地披上羽绒服走出院子，站在高岗上，望向村路。田地里一片白茫茫，要不是有“路”两旁齐齐刷刷的杨树当坐标，哪里还能分辨出路的影子。

然而，我们的脚下一直到村口的路面上都不见了雪的踪迹，看来是舅舅一宿没合眼，把这里打扫干净了。我们再放眼至村口，舅舅和几个乡亲正热火朝天地挥动铁锹除雪。一阵风吹过，房檐上晶莹的雪粒拍打在表妹的头上，她用手背擦着让泪珠和新娘妆凝结住的睫毛。突然，一个亲戚火急火燎地冲到我们身边向舅舅高喊：“大志，你同学说铲车没柴油啦！暂时来不了了，他让你赶快听电话！”舅舅神态凝重地奔进院子，我们跟在后面，在他推门进屋的当儿，脚下一滑，紧跟着一个趔趄，“扑通”坐在湿滑的瓷砖上。众人上前搀扶，舅舅咧着嘴痛苦地说：“没事，让我自己借劲起来。”他双手扶着后腰，蹭着步来到电话前，腰哈在桌上对着听筒说：“老同学，求你想想办法务必在接我闺女的婚车到来之前，把路上的积雪清除啊。”

8点钟的阳光撒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分外耀眼温暖。表妹的婚车队轻盈地行驶在无雪的村路上，开往宽阔的公路。从后视镜里，表妹看到簇拥在村口的乡亲投来羡慕的目光。那一刻，她拥在新郎的怀里，再也抑制不住幸福的眼泪。

一转眼，表妹结婚已经十周年。结婚纪念日那天，她在微博上写道：多年以后，我依然熟记新婚那天傍晚，父亲发在我BP机上的话——闺女，希望用婚姻的幸福打败你在学业上的痛，爸妈永远是你未来成功路上的好帮手。多年以后，我依然含泪穿越时间隧道遥望那茫茫雪地上缓缓驶来的幸福婚车。



■家庭相册

父亲的良苦用心

□朱宜尧 文/图

16岁那年，我辍学回家务农了。父亲很“尊重”我的意见。“不念书也好，跟我种地吧。”听了父亲的话，我有些不服气,你能干我也能干,哪儿还不养人呢。

那时是白菜锄草的季节。天刚放亮，父亲叫醒我，跟在他后面,我铲一根垄,父亲铲两根垄。

父亲说，他中学没毕业，就给生产队放猪。两年后，和大人们一样挣工分。父亲言外之意，说他比我小就能养活自己了。还说，看我能不能跟上他，似乎有种嘲讽和叫板的意思。

我不服气。刚开始，父亲落不下我。可不到半根垄，腰就开始酸疼起来，尽管我变换着姿势，酸疼却有增无减。很快，父亲落我一大块。父亲回头看我，“假意”地安慰我：“慢点铲，你还小，既然选了不上学回家种地，慢慢就会习惯的。”就是这一句，在我心里埋下了“怨恨”的种子。太阳散着毒热，脖子像被烤焦了一样,火辣辣的。我把气撒在了苗上，一下铲掉三棵苗，心,稍微好受一些。

一连几天，都不和父亲说话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。

秋收了，家里有半晌地黄豆要割。父亲说：“你割四垄，我割八垄。”说完父亲一溜儿烟地甩开了膀子开干。一会儿功夫就甩下我大半截地。为了赶上父亲,我也使尽全身的力气。一不小心,镰刀从脚尖划过,凉凉的,隐隐地一丝疼痛。血洇湿了脚尖,渗到了鞋外面，气急败坏的我抓一把土狠狠地糊在了出血处,好在伤口不深。

这一天终于坚持下来了。累得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回了家，连饭都没吃，一觉睡到天亮。

第二天，父亲叫我起床，我的腰、腿、胳膊、手腕肿胀得要命，握不紧拳头，大脚趾头一道暗红的口子，左手手掌又痛又痒，仔细一看，全是密密匝匝的豆荚刺儿。我瞬间崩溃了，突然想哭，可还是硬撑着去了地里。

豆秧割到一半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我的两根垄被父亲割过了，我起身站在地里，呆呆地看着不知疲倦的父亲挥舞着镰刀，一片片豆秧瞬间倒下，一瞬间，我的心没了怨恨，暖暖的。

中午吃饭时父亲跟我说：“你还是复读吧。”这一句话,我的“骨气”瞬间软了下来。

此时开学已经过去两个月了。两个月的时间不长，但足以让我经历了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事。后来我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。为了教育我,硬是狠下心来给我上了一堂生命里最为宝贵的社会实践课,体会磨难、学会坚强。

这件事，也因此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
■工友情怀

工友救了我的命

□董芳/口述 马德生/文

那年冬天12月份，我在一家化纤厂染色车间做代班长，车间50多号职工，那段时间因为订单多催货急，车间经常加班。 那天晚上九点半下班，工友们都走了，我登记完考勤、填完报表，匆匆走出车间，骑上摩托车就往距厂子4公里外镇里的出租屋赶。外面北风呼啸，寒气逼人，因为没有路灯，全凭摩托车的灯光照明，在距离一处十字路口一百米左右，正当我快速疾驰的时候，一辆拉沙石的大卡车忽然由南北路急转弯迎面驶来，刺眼的远光灯让我措手不及，慌乱情急之下，一个急刹车，我被摩托车的惯性甩出一丈多远，就感觉那辆卡车在耳边呼啸而过，头上脸上有血流出……随即不省人事。

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了医院创伤科的重症监护室里，头上脸上全是绷带，火辣辣的疼痛难忍，头晕眼花，恶心欲吐。“醒了、醒了……”睁开眼看到床前工友们一双双焦急的眼睛。海波、李亚、双远还有车间的领导都来了……

事后，我才知道，我被摔晕以后，大约5分钟的光景，正好车间李亚路过，当时我躺在路边，满头满脸都是血，摩托车冲进了公路边的大路沟里，他是先看到厂服后才认出我来，急忙报警打了急救电话，我才被及时送到医院。说来也巧，本来，他早已回到镇上的出租屋，结果到家门口才发现没带钥匙，于是先在街口大排档吃完宵夜，骑车回厂来取钥匙才救了我，如果他不回来拿钥匙，大冷的天，不要说后面路过的来往车辆有多危险，就是天寒地冻或者耽误了抢救时机，后果都不堪设想。

经过医生的诊断，我虽然面部多处骨折，左眼挫伤，眼帘外翻，万幸没有颅脑出血，头脑清醒，四肢康健，很快由重症监护室转到一般病房。在住院的那些日子里，工友们分拨到医院看望我,厂领导为我垫支了医药费,我被关爱包围着,这让我深受感动。

住院半个月后，我痊愈出院了。车间工友们大聚餐，欢迎我的归来。为表示感谢，我特意封了一个红包私下里送给李亚，李亚坚决不要：“太见外了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不要说同事，就是不认识的也得救呀！”

一场大难，劫后余生，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不已。人生在世，难免遇到坎坷与危难，有同事相伴，有工友相陪，如同一笔财富,胆气亦足豪气壮,而工友的救命之恩,更值得我一生去回味！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